

一九八二国家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主编 李聪甫

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

# 中藏经语译



一九八二国家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

# 中藏经语译

主编 李聪甫

协编 刘祖贻

执笔 孙光荣

审定 凌耀星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藏经语译 / 李聪甫主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

ISBN 978-7-117-17166-3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中藏经》—注释  
IV. 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105 号

人卫社官网 [www.pmph.com](http://www.pmph.com) 出版物查询, 在线购书  
人卫医学网 [www.ipmph.com](http://www.ipmph.com) 医学考试辅导, 医学数  
据库服务, 医学教育  
资源, 大众健康资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藏经语译

主 编: 李聪甫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59780011)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 19 号

邮 编: 100021

E - mail: [pmph@pmph.com](mailto: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59787592 010-59787584 010-65264830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5

字 数: 9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17166-3/R · 17167

定 价: 15.00 元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59787491 E-mail: [WQ@pmph.com](mailto:WQ@pmph.com)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市场营销中心联系退换)

# 重刊说明



《中医古籍整理丛书》是我社 1982 年为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下，组织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和学者，历经近 10 年时间编撰完成。这是一次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质量最好的中医古籍整理，是中医理论研究和中医文献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本丛书出版后，《神农本草经辑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黄帝内经素问语译》《伤寒论校注》《伤寒论语译》等分别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本次所选整理书目，涵盖面广，多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向被尊为必读经典著作。特别是在《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伤寒论校注》等重点中医古籍整理出版，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医文献理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将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30 年过去了，这些著作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在中医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多成于他们的垂暮之年，是他们毕生孜孜以求、呕心沥血研究所得，不仅反映了他们较高的中医文献水平，也体现了他们毕生所学和临床经验之精华。诸位先贤治学严谨，厚积薄发，引用文献，丰富翔实，训诂解难，校勘严谨，探微索奥，注释精当，所述按语，彰显大家功底，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内容广博，年代久远，版本在漫长的历史流传中，散佚、缺残、衍误等为古籍的研究整理带来很大困难。《中医古籍整理丛书》作为国家项目，得到了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不仅为组织工作的实施和科研经费的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为珍本、善本版本的调阅、复制、使用等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本丛书的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凸显。为保持原书原貌，我们只作了版式调整，原繁体字竖排（校注本），现改为繁体字横排，以适应读者阅读习惯。

由于原版书出版时间已久，图书市场上今已很难见到，部分著作甚至已成为中医读者的收藏珍品。为便于读者研习，我社决定精选部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名家名著，编为《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年3月



中医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组编

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以及卫生部 1982 年制定的“中医古籍整理规划”的要求，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我社在组织中医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在最佳版本基础上整理古医籍的同时，委托十一位著名中医专家，用了七八年时间，对规划内《黄帝内经素问》等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分工进行整理研究，最后编著成校注本十种、语译本八种、辑校本一种，即《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黄帝内经素问语译》、《灵枢经校注》、《灵枢经语译》、《伤寒论校注》、《伤寒论语译》、《金匱要略校注》、《金匱要略语译》、《难经校注》、《难经语译》、《脉经校注》、《脉经语译》、《中藏经校注》、《中藏经语译》、《黄帝内经太素校注》、《黄帝内经太素语译》、《针灸甲乙经校注》、《诸病源候论校注》、《神农本草经辑注》等十九种著作。并列入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文献研究方面的科研课题。

在整理研究过程中，从全国聘请与各部著作有关的中医专家、学者参加了论证和审定，以期在保持原书原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中医学理论研究和文史研究的新

成果，使其成为研究重点中医古籍的专著，反映当代学术研究的水平。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然而，历代中医古籍的内容是极其广博的，距今的年代是极其久远的，有些内容虽然经过研究，但目前尚无定论或作出解释，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9年2月

序言  
中医古籍中“伤寒证”、“寒湿证”、“寒湿之证”等，主要是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主要的辨证方法是辨别寒热、虚实，诊断时应注意中寒与阴暗症的鉴别，主要的治疗原则是扶正祛邪、温通散寒、除湿利水等。伤寒证多有恶寒、发热、头痛、身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青龙汤、小柴胡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伤寒湿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寒湿之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寒湿之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寒湿之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寒湿之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寒湿之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寒湿之证多有恶寒、发热、头身重痛、鼻塞、流清涕、口渴、脉浮紧等症，治疗时宜用辛温解表，如桂枝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

本书为中医古籍中“伤寒证”、“寒湿证”、“寒湿之证”等的整理与注释，由上海市中医研究所组织编写，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古今医家有关中医古籍整理与注释的许多论著，对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前  
言

《中藏经》，托名为汉·华佗所撰。初步考证，是华佗的弟子或其后人辑录而成，大约成书于六朝时期。其中部分地保存了上古医经内容和华佗的学术思想。但由于托名之嫌，又由于后世增附的邓处中序荒诞不经，致使这颗医籍明珠蒙尘千载。然而，医籍能否传世，自当首重学术价值，如果学伪术伪，则虽非伪托之书也不能传于世，如果学真术真，则虽为伪托之书也终不可不传于世。《中藏经》之所以终究能流传至今，正因为这是一部具有系统、简明、精辟、实用、完整五大特点的医著。

全书分三卷。上卷、中卷共四十九论，下卷附有疗诸病药方实计六十八道。如果按内容区划，则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二十论，为总论。

第二部分，第二十一论至第三十二论，为脏腑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诊法的专论。

第三部分，第三十三论至第四十九论，为各种疾病诊治方法的分论。

第四部分，附方。

全书所论以脏腑脉证为中心，以《内经》、《难经》以及上古医经之中的理论为圭臬，提纲挈领，发挥奥义，形成了我国最早以脉证为中心的脏腑辨证学说，首创了脏腑辨证“八纲”（虚、实、寒、热、生、死、逆、顺），奠定了脏腑辨证的理论基础。同时，内容丰富，剖析详明，探赜索隐，自成系统。在阐释病机，详明脉理，诊察顺逆，决断生死，解释三焦等多方面，均有独特而精辟的论述；所附药方虽经后人增附，但仍不乏简验便廉之剂；所弘扬的“贵阳贱阴”思想对后世崇阳、养阳、温阳的医家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中藏经》是渊源于《内》、《难》，植根于实践，确具真知，切合实用的一部中医经典。正如前贤所言：“论脉论证，皆洞见阴阳升降虚实之微”，“其议论卓然，精深高远，视脉察色，以决死生。虽不敢以为真是元化之书，若行于世，使医者得以习读之，所济多矣！”然而，自传世以来，尚未系统整理研究，至于语译全书，使之通达晓畅，普及医界，则尚属中医文献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本次语译，是以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著作《中藏经校注》本为据，其具体语译原则与方法如下：

第一，遵循《中医古籍校注通则》中有关语译的规定，以忠实行原文为第一宗旨，力求做到“信、达、雅”。

第二，本书以《中藏经校注》为底本进行语译。底本中的校勘注文，凡可供语译时直接引用，或给读者以启示者，均加用〔〕移入正文的相应位置。

第三，凡词义、语法古今有别之处，据原字原句之

义按现代词义、语法直译，在译文中概不掺入说明性文字。因此，凡疑难冷僻字词或易产生歧义的字词，直译尚不足以显示原旨者，辅以注释，以利文义的贯通。凡随文直译则词义已明，以及常见的名词、术语概不出注。

第四，卷下诸方中主治、用法的文字简明易懂，所以仅对有碍理解的字词加以注释。其所述制法中的“右件”、“右药”中的“右”字，因横排版的需要改为“上”字，不另出注。

第五，每论原文之前，扼要提示全篇内容，并说明各段大意。

本次语译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中藏经》整理研究内容之一。这一课题开展以来，卫生部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领导同志和负责论证、审定的各位专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指导。

语译本亦承凌耀星、沈炎南、钱超尘三位主审专家审定，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张瑞祥、白永波、李世华等领导与编审的帮助，在此一并谨申谢忱。

中医经典的语译是继承与发扬中医学术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中医经典的语译又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本次语译因力量所限，同时由于这是一块千百年来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因而，谬误之处难免，尚希不吝指正。

《中藏经》整理研究课题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华氏中藏经》，见郑樵《通志·艺文略》，为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同。云：汉·谯郡华佗元化撰。《宋史·艺文志》华氏作黃<sup>[疑脱氏字]</sup>，盖误。今世传本有八卷，吴勉学刊在《古今医统》中。

【语译】《华氏中藏经》，首先出现在郑樵《通志·艺文略》中，记作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也说：是汉代谯郡人华佗、字元化所撰。《宋史·艺文志》华氏作黃氏，大概是笔误。现在通行本有八卷，是吴勉学刊刻在《古今医统》中的。

余以乾隆丁未年入翰林。在都见赵文敏<sup>[1]</sup>手写本。卷上，自第十篇“性急则脉急”已下起，至第二十九篇为一卷；卷下，自“万应丸药方”至末为一卷；失其中卷。审是真迹。后归张太史锦芳，其弟录稿赠余。又以嘉庆戊辰年乞假南归，在吴门见周氏所藏元人写本，亦称赵书，具有上、中、下三卷，而缺“论诊杂病必死候第四十八”及“察声色形证决死法第四十九”两篇。合前后二本，校勘明本，每篇脱落舛<sup>[2]</sup>误凡有数百字，其方药名件、次序、分量，俱经后人改易，或有删去其方者。今以赵写两本为定。

注[1]赵文敏：即赵孟頫。

[2]舛(chuǎn 喷)：错。

【语译】我在乾隆丁未年(公元1787年)进翰林院任职时，在京都见到赵文敏的手写本。赵写本卷上，自第十篇“性急则脉急”以下起，至第二十九篇为一卷；卷下，自“万应丸”药方至书末为一卷；脱失了这部书的中卷。考究这写本，的确是赵文敏的手迹。后来收藏在太史张锦芳家，他的弟弟誊录了这部书稿赠给我。另外，我在嘉庆戊辰年(公元1808年)告假返回南方时，在吴门见到周家所藏的元朝人的手写本，也署称是赵公手书，具备有上、中、下三卷，但缺“论诊杂病必死候第四十八”及“察声色形证决死法第四十九”两篇。合观前后两个赵写本，校订勘比明朝的版本，发现明本每篇脱漏错误通常有数百个字；所附的方药的名称、味数、次序、分量，都经过了后世的改动移换，甚至有删去原来药方的。这次我用赵文敏两种手写本校订成为正本。

此书文义古奥，似是六朝人所撰，非后世所能假托。考《隋书·经籍志》，有“华佗观形容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疑即是中卷“论诊杂病必死候”已下二篇，故不在赵写本中，未敢定之。邓处中之名不见书传，陈振孙亦云：自言为华先生外孙，称此书因梦得于石函，莫可考也。序末称“甲寅秋九月序”，古人亦无以干支纪岁不著岁字者，疑其序伪作。至一卷、三卷、八卷分合之异，则后人所改。赵写本旁注有高宗、孝宗庙讳，又称有库本、陆本异同，是依宋本手录。元代不避宋讳，而不更其字，可见古人审慎阙疑之意。

【语译】这部书文辞义理古朴深奥，似乎是六朝时期的人所撰，不是后世所能够假托的。考《隋书·经籍志》，载有华佗观

形察色及三部脉经一卷，看来就是中卷“诊杂病必死候”以下的这两篇，所以就不在那个赵写本中，但也未敢肯定它。邓处中的名字没有见到史书传记的记载，陈振孙也说道：邓处中自称是华先生外孙，说这部书是由于梦兆启示从石匣中得来的，这话就没法考证了。邓序的结尾记为“甲寅秋九月序”，古人也没有这样用干支来记载年份而又不注明年号的，我怀疑那个序是伪作的。至于这部书有一卷本、三卷本、八卷本的卷次分合上的差异，那是后人所更改的。赵写本的旁注中有高宗、孝宗庙讳，又记载有库本、陆本的异同，这是照宋本抄录。元代不避宋朝的讳，但这写本没有更改原来的字样，这可以显示出古人精审慎重、不留疑惑的深意。

此书四库书既未录存，又两见赵写善本，急宜刊刻，以公同好。卷下万应丸等，皆以丸散治疾而无汤药。古人配合药物分量，按五脏五味，配以五行生成之数。今俗医任意增减，不识君臣佐使，是以古人有不服药为中医之叹。要知外科丸散，率用古方分量，故其效过于内科，此即古方不可增减之明证。余所得宋本医学书甚多，皆足证明人改乱古书之谬。惜无深通医理者与共证之。

嘉庆十三年太岁戊辰十月四日孙星衍

撰序于安得使署之平津馆

**【语译】** 这部书四库全书既然没有收录保存，现在又两次见到了赵文敏手写的善本，应该尽快刊刻，让和我一样喜读方书的人看到此书。这部书卷下“万应丸”等，大都用丸剂和散剂治病，而没有汤药。古人配伍，组合药物及其分量，是依五脏五味，以五行生成的规律来配合的。现在的庸医任意增减，不懂得配伍的君臣佐使，所以古人往往有不去服药就算合乎医道的

感叹了。应该明白，外科丸剂和散剂，统统照用古方的分量，那么，它的效验比内科照用古方分量还要更明显。这就是古方不可增减的明证。我所得到的宋本医书很多，都足以证明明朝人窜改乱刻古书的谬误。真可惜没有深通医理的人和我共同求证这些了。

嘉庆十三年太岁戊辰十月四日孙星衍

撰序在安德使署的平津馆

叶宜述，本朝吴郡人也。幼承家学，而好读  
《伤寒论》及《金匮要略》，尤精于《伤寒论》。  
其时张子祥、王孟英、吴鞠通、朱良朴、徐大椿、  
王孟英、王士雄、王慎行、王仲衡、王孟英、王慎行  
等名流，皆以医术著名，叶宜述得其传，深得其  
真髓，故其治法，多与诸家不同。其尤擅长者，  
则推之为叶氏一家之学。叶氏之学，实承吴鞠通  
之脉，而叶氏之学，又非吴鞠通之学，故叶氏之

应灵洞主探微真人少室山邓处中撰

华先生讳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书。多游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于公宜山古洞前，忽闻人论疗病之法，先生讶其异，潜逼洞窃听。须臾，有人云：华生在迩，术可付焉。复有一人曰：道生性贪，不恤生灵，安得付也？先生不觉愈骇，跃入洞，见二老人，衣木皮，顶草冠。先生躬趋左右而拜曰：适闻贤者论方术，遂乃忘归。况济人之道，素所好为。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验，徒自不足耳。愿贤者少察愚诚，乞与开悟，终身不负恩。首坐先生云：术亦不惜，恐异日与子为累。若无高下，无贫富，无贵贱，不务财贿，不惮劳苦，矜老恤幼为急，然后可脱子祸。先生再拜谢曰：贤圣之语，一一不敢忘，俱能从之。二老笑指东洞云：石床上有一书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秘密之。先生时得书，回首已不见老人。先生慑怯离洞，忽然不<sub>[不字疑衍]</sub>见云奔雨泻，石洞摧塌。既览其方，论多奇怪。从兹施试，效无不存神。先生未六旬，果为魏所戮，老人之言，预有斯验。余乃先生外孙也，因吊

先生寝室，梦先生引余坐，语：《中藏经》真话人法也，子可取之，勿传非人。余觉，惊怖不定，遂讨先生旧物，获石函一具，开之，得书一帙，乃《中藏经》也。予性拙于用，复授次子思，因以志其实。

甲寅秋九月序

此序赵写本所无，似是后人伪作，姑附存之。

【语译】华先生的名讳为“佗”，表字“元化”，素性喜好恬静淡泊，喜爱研读医药书籍。常常遨游名山深洞，往往有所奇遇。有一天，因为酒后休息在公宣山古洞前，忽然听见有人谈论治疗疾病的方法，先生惊诧他们的谈论奇特，暗暗靠近洞口窃听。不久，有人说：“姓华的书生在附近，医术可以交付给他。”又有一个人说：“听说这个书生素性贪婪，不怜悯民众，怎么能交付给他呢？”先生听了不觉更加惊骇，跳进洞中，见有两个老人，穿着树皮做的衣服，戴着野草做的帽子。先生躬着身子急急走到旁边就拜伏着说：“刚才听到贤德的人谈论方药医术，于是就忘记回家了。况且，救济民众的事情是我素来喜爱施行的。我所遗憾的是没有遇到一种奇妙的治法能够用来取得效验，徒然自感不足罢了。希望贤德的人稍稍体察我这固执的诚心，求求给予开导和启示，我终身不负大恩大德。”坐在正面的先生说：“医术倒也不吝惜，只恐未来的日子给你造成负担和困苦。假若你将来无论地位高下，无论贫穷和富裕，无论显贵和低贱，都不求钱财贿赂，不怕劳累和艰苦，将怜悯年老的人、抚爱幼弱的人作为最紧迫的事，这样做，后来才可以摆脱你的厄运。”先生又拜伏着，诚惶诚恐地禀告道：“贤德圣明的人的教诲，我一一不敢忘记，都能够遵照您说的去做。”两位老人笑着指向洞的东面说：“石床上有一个书匣，你自己去取它，快快离开我的处所，不要将它展示给庸俗的人看，应当秘密地珍藏它”。先生当时取得这部书，回头却已不见老人。先生心惊胆

战地离开山洞，忽然见云雾飞奔，暴雨倾盆，石洞摧毁坍塌。后来阅读这部方书，论述大多诡奇怪异。从那以后施行试验，效验没有不见神奇的。先生没有满六十岁，果然被曹操所斩，老人的预言有着这样的应验。我就是先生的外孙啊，因为吊问先生的墓室，梦见先生招呼我坐下，对我说道：“《中藏经》真正是使人存活的大法呀！你可以去取它，不要传给不应当得到传授的人。”我醒后惊恐不安，于是就寻求先生的遗物，获得一个石匣子，启开它，取得一套书，就是《中藏经》了。我本性不善于施行医术，又授给我的第二个儿子邓思，由于上述的原因特地记下这部书来龙去脉的实情。

甲寅秋九月序